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韓湘子全傳 第十九回 貶潮陽退之赴任 渡愛河湘子撐船

睽彼東門禽，傷弦惡曲木。
拔木偃秋禾，皇天恩最渥，
成主開金滕，愜然心感服。
公旦事既顯，切莫閒置喙。

不說退之押赴市曹，且說兩班文武崔群、林圭等一齊卸下烏紗、象簡，脫下金帶、紫袍，叩頭奏道：「愈言抵牾，罪之誠宜，然非內懷全忠，安能及此，願陛下少賜寬假，以來諫諍。」憲宗道：「愈言朕奉佛太過，情猶可容，至言東漢奉佛以後，天子咸天促，何乖刺耶？愈，人臣，狂言敢爾，斷不可赦！」於是中外駭懼，戚裡諸貴，亦為愈言。憲宗乃准奏，姑免愈死，著貶謫極惡煙瘴遠方，永不許敘用。班中閃出一位吏部尚書，執簡奏道：「現今廣東潮州，有一鱷魚為患，民不聊生，正缺一員刺史，推選此地者，無不哭泣告改，何不將韓愈降補這個地方？」憲宗問道：「此郡既有妖魚，想是煙瘴地面了，但不知離京師有多少路程？往返也得幾個月日？」吏部尚書奏道：「八千里遙遠，極快也得五個月才到得那裡。」憲宗道：「既然如此，著韓愈單人獨馬，星夜前去，欽限三個月內到任。如過限一日，改發邊衛充軍；過限二日，就於本地方斬首示眾；過限三日，全家盡行誅戮。」退之得放回來，謝恩出朝，掩面大哭。正是：

不信神仙語，災殃今日來。
一朝牆壁倒，壓壞棟樑材。

退之忙忙到得家中，對竇氏道：「我因諫迎佛骨，觸怒龍顏，幾乎身首異處。虧得滿朝大臣一力保奏，留得這條性命，貶為潮州刺史，欽限一人一馬，即日起程，三月之內到任。如違欽限一月，發邊遠充軍；二日，就於本管地方處斬；三日，全家抄沒。算來八千里路，會飛也得三四個月，教我如何是好？」竇氏聞言，捶胸大哭，連忙收拾行李，吩咐張千、李萬，跟隨退之起身。退之當時吩咐竇氏：「好生著管媳婦聲英，拘束義兒韓清。內外出入，俱要小心，不得惹是招非，以罹罪譴。」淚出痛腸，難分難捨，只聽得門外馬嘶人哄，慌得張千跑出去看時，乃是百官來與退之送行。百官原要到十里氏亭餞別的，因憲宗有旨，凡是官員出郭送韓愈的即降二級，故此百官止來退之家中作別。退之見了這個光景，更悲痛，各各灑淚而別。獨林學士送到長亭，說道：「人丈夫不能留芳百世，亦當遺臭萬年。親家今日雖受了貶滴的苦，日後清名，誰不敬仰？但收心前去，指日聖上需怒回顏，決然取復舊職。」退之道：「多謝親家費心，另圖報效。」正是：

江山風物自傷情，南北東西為利名。
勸君更盡一杯酒，西出陽關無故人。

當下退之一行三人要趕上前驛去處，以圖安歇，誰知冷落淒涼，不比前日有詞為證：
進步前行，一盞高燈遠處明，四下人寂靜，主僕三人奔。
莫不是寺觀茅庵酒肆與茶亭？只怕冷淡淒涼，沒個人兒問。

不提退之趕路。且表韓湘子與藍彩和見退之灑淚，不忍分別，林學士獨到十里長亭把酒餞送，便拍手呵呵唱道：歎文公，不識俺仙家妙用，妄自逞英雄，山嶽難搖動。朝堂內誇爾尊，眾官僚俱供奉。權傾中外，誰不順從？豈知佛骨表犯了重瞳，綁雲陽幾乎命終。幸保奏軟貶潮陽，一路苦無窮，如今方顯俺仙家妙用。

湘子見退之一路裡愁眉不展，面帶憂容，十分憔悴，比昔日在朝時節大不相同，便對藍彩和道：「仙兄，我和你駕起雲來，先往藍關道上，等俺叔父前來何如？」藍彩和道：「依我愚見，再去請鍾、呂師父來鋪排一個機關，才好下手度他。」湘子道：「仙兄所言有理，就勞仙兄往洞府去走一遭，弟子在藍關道上相候。」彩和依言而去。湘子唱道：「叔父！

我度你非同容易，你為何苦苦執迷？空教我費盡心機，你毫不解意，只得變番僧，藏機度你。再若是不回頭，光陰有幾？閻王勾，悔之晚矣！」

湘子唱道情才罷，只見藍彩和同鍾、呂兩師來到。湘子上前施禮，告兩師道：「我叔父已往潮陽，正在路上。若不降些風雪，驚以虎狼，使我叔父備嘗苦楚，則道心不堅。今欲吩咐值日功曹喚巽二起風，滕六作雪，一月之間，條大條小，不得暫止。弟子與藍師兩個，或化作舢舨撐駕渡船；或化作漁父澗下釣魚；或化作樵夫山頭斫樹；或化作田父帶笠荷鋤；或化作牧童橫眠牛背；再化一美女莊招贅叔父受些繃吊之苦。一路上各顯神通，多方變化。若再不回心，須命藍關土地差千里眼、順風耳，化為猛虎，把張千、李萬先馱至山中修行，止留叔父一人一騎走上藍關，就於藍關近便處化出一間草庵，與他棲止，待馬死人孤，然後度他，不知仙師以為可否？」兩師道：「作用甚當。」正是：

雙跨青鸞下玉階，瑤天相送白雲堆。
神仙豈肯臨凡世，為度文公去復來。

湘子與眾仙商榷已定，依計而行。湘子便乃畫地成河，阻著退之的去路，把雲陽簡板化作一隻船，撐在對河樹陰底下歇著，等待退之前來，把幾句言語打動他。那河有恁險處，有詩為證：

洪水滔滔一派波，流沙漠漠漾金梭。
如江煙浪掀天起，似海風濤卷地拖。
遊戲蚊蜚衝窟出，翻騰鼉鱉轉身多。
莫言小艇難搖槳，縱有龍舟怎得過？

退之一路上對張千說道：「我們離家的時節恰像天氣還熱，如今竟像深秋光景，紅葉黃花，金風乍起，好不淒涼。真個是：石路荒涼接野蒿，西風吹馬利如刀。誰憐千里飄零客，冷露寒霜逼二毛。」張千道：「老爺，你一身去國甘辛苦，千里投荒莫歎嗟。自恨當初忠勸主，誰知今日受波查？」正在愁歎，恰好過著一個地方，那門樓額上題著「黃華駐館」。退之道：「這是驛地了，我們且進去歇宿一宵，明日再行。」誰知那驛丞再三不容，道：「新奉聖旨，單言不許留你在驛中宿歇，如有容留者以違旨論。」退之聽了，垂下淚來，道：「我已離京遠了，有准人知道？」驛丞道：「若要不知，除非莫為。我實是官卑職小，怕長官知道。」退之正要發怒，忽見李萬來稟道：「老爺，前面不知是怎麼地方，有一條大河阻住去路，四下裡空蕩蕩，沒有一隻渡船，怎麼過得去？」退之抬頭一望，歎道：「果然是分大河，風浪這般洶湧，怎生得渡到那邊？」便問驛丞道：「你既不肯容我安歇，有渡船尋一隻送我過河也罷。」驛丞道：「渡船那裡得有，你識得水性，就下水過去。」退之聽了這些言語，好不惱怒得緊，吩咐張千道：「這等一個去處，難道渡船也沒有一隻？你們快去尋著地方總甲，問他一個明白，僱一隻來送我過去，不可遲滯。」李萬道：「一望不見人煙，只有這個驛館，便有幾個驛夫，都伏著驛丞管轄，只聽他的指揮，叫我那裡去尋居民總甲？莫不是我們錯走了路，走到天盡頭了？」退之道：「胡說！我們起身不過四十餘日，怎麼就走得到天盡頭？快快去尋船，不要耽誤了時日。」那張千扯了李萬便去尋船，尋過東，尋過西，不見一個人影；尋上南，尋落北，不見一葉扁舟。尋了半晌，轉身回覆退之。不料那個驛工裝個肚痛，走了進去，再不出來。

退之獨自一個冷冷清清坐在驛廳上。張千隻得又跑去尋船，恰好一個艍公駕著一隻小船，遠遠地順流頭蕩將下來。張千便用手一指，叫李萬道：「哥，好了，這不是有船來了？」李萬揪著眼道：「在那裡？」張千道：「兀的那黑影兒動的不是一隻船？」李萬

道：「望著像一個老鴉展翅，那裡是船？就是船，不過是順水淌術的，沒人在上面搖櫓也用不著。」張千道：「你說那展翅的正是一個人。」兩個爭論未決，看看船到面前。李萬道：「你好眼力，真個是一隻船，一個人搖著櫓，我先去回覆老爺，你等船來留住了他的，要他送過河去。」

李萬去不多時，只見船將到岸，張千立在岸上叫道：「撐船的來渡我們一渡。」艍公道：「不渡，不渡！」張千道：「艍子，你渡我們過去，多與你些渡錢。」艍公道：「我船小渡不得。」張千道：「我們不多幾個人，將就渡一渡過河，你不要作難。」艍公道：「那馬上遠遠來的是怎麼人？要我渡他？」張千道：「那一位就是怖老爺。」艍公道：「如今才交秋天，怎麼就做韓老爺？」張千道：「艍子，你不曾讀書過？」艍公道：「書也曾讀幾行。」張千道：「既讀過書，怎的不曉得韓字？《百家姓》上說：『蔣、沈、韓、楊。』我老爺是姓韓的韓字，不是你那寒字。你說的寒字，是《千字文》上『寒來暑往，的寒字。』艍公道：「寒與熱我也分清理白這許多不得，但那個人氣昂昂坐在馬上，像是個有勢耀的人一般，我怎麼去渡得他？」張千道：「我老爺做人極好，再不使勢耀的，你若渡了他，他重重賞你渡錢。」艍公道：「從古說上門的好買，上門的好賣。你老爺既做人好，為何不坐在朝中討快活，卻來這河邊尋我去渡他？」

兩個人正對答問，只見退之一騎馬，李萬一肩行李，都到面前。張千向前享道：「艍子說船小，渡不得我們。」退之便下了馬，走近岸口，叫道：公旦——周公旦。？「艍公，你渡我過河，我決本輕慢你。」艍公道：「老大人，我這船兒就似做官的一般，正好修時不肯修，如今破漏在中流，思量要補無人補，那得明人渡出頭？」退之道：「閒話休講，將就渡我一渡。」艍公道：「老大人，你看這個河的模樣，除是神仙才度得你，我若度你，你也不信。」退之道：「那裡能夠有神仙來？」艍公道：「神仙到有，只是大人倚著那做官的勢耀，在家中不肯理他，他如今再不來度你了。」張千道：「我實實對你說，你若渡，便渡我們過去；若不渡，我老爺行牌去叫起地方人夫，把你這只船兒拔了上岸，再不許你在這裡賺錢生理。」艍公聽說，便把腳蹬開船道：「這般說話又來使勢了，我不渡！我不渡！」李萬道：「艍子哥！你不要著惱，我家哥是這般取笑說，你怎的就認起真來？」艍公道：「請問大人，為甚事要到河那邊去？」退之道：「我奉公幹要去。」艍公道：「做人不要學那雞，乖頭不躲腳。我只怕你馬行窄路收韁晚，船到江心補漏遲。」說得退之面皮紅漲，半晌無言。張千道：「艍子哥，時光有限，我們過河還要去尋客店，你只管把這閒話來說。正經是坐的人不知立的苦，快渡我們去罷！」艍公道：「我的船小，只好渡人，卻渡不得馬。」李萬道：「這馬是我老爺腳力須用，同渡過去，寧可多與你些渡錢。」艍公道：「風浪大得緊，實是船小，同渡不得，我做兩次渡何如？」張千道：「你說那都是自在話，渡得我們過去，轉來再渡馬，可不戶亮光光上了，教我們到那裡去尋宿店？」艍公道：「老兄，我未晚先憂日落，何不在家裡坐著？我到不怕月上，只怕風雪來得緊，搖不得船才是苦事。」張千道：「這個天氣風雪斷然沒有，只是你搖快些才好。」艍公道：「既如此說，你們一齊下船來，只要小心仔細些，不要做順水推船沒下梢。」

退之人馬回到船中，退之坐在中艍，馬在一艍，張千、李萬并行李共占一艍，恰也不覺得船小。那艍公慢慢地搖著櫓，唱著歌道：

亂石灘頭駕小航，急流溪畔柳陰長。歌歛乃，濯滄浪，不怕東風上下狂。

煙波深處任優游，南北東西到即休。功業恨，利名愁，從來不上釣魚鉤。」

退之聽他唱罷歌，便問道：「艍子，你家住那裡？」艍公道：「我家住在碧雲霄門牛宮中。」退之道：「碧雲霄門牛宮乃是神仙的居址，怎麼有你的住處？」艍公道：「我比神仙也差個多。」退之道：「既做神仙，為何又撐著小船圖賺錢？」艍公道：我愛著清閒，駕著只小船，把五湖四海都游遍，那裡去圖錢？

退之道：「你曾讀書也不曾？」艍公道：「我也曾懸樑刺股，映雪囊螢，坐想伊、呂、夢思周、孔。」退之道：「你既用了苦功讀書，也曾中舉做官麼？」艍公道：「我也曾插官花，飲御筵，執象簡，拜金鑾。」退之道：「好沒來由，既登黃甲，做了官，在那裡衙門？」艍公道：「初授監察御史，升授考功司郎。」退之道：「後來若何？」艍公道：「歷升刑部侍郎，因南壇祈雪有功，轉升禮部尚書。」退之道：「既做了尚書，為何棄職在此撐駕小船？」艍公道：「只因朝諫皇王迎佛骨、雲陽斬首苦無邊；虧得百官來相救，夕貶潮陽路八千。」退之低首付道：「這艍子言語，一句句都說在我身上，就是神仙一般。」艍公道：「大人，你思付著誰來？」退之道：「找思付姪兒韓湘子。」艍公道：「我見一個韓湘子，衣不遮身，食不充口，已作塵中餓殍，倒不曉得是大人大的猶子。」退之哭道：「如今死在那裡？」

艍公道：「死便不死，活也不活，不死不活，好似齧缺。」退之道：「齧缺是古得道的，依你這般說，我姪兒也得道了，為何衣不遮身，食不充口？」艍公道：「古人說：『飽暖思淫欲，饑寒起道心』。若湘子衣食周全，便又思量做官了，怎肯棄官修行？」退之道：「那輕狂的人才肯去修行，若學好的人決不肯修行。」艍公道：

休得笑輕狂，切記美女莊；過得美女莊，才算翰林郎。

說話之間，不覺來到彼岸。退之一行人馬，但跳起船。張千便去慎袋內摸錢，數與艍公時，艍公、渡船俱不見了，也沒有怎麼闊大的河，洶湧的水，端端是一塊平洋大路。愧得退之面如土色，捉身不定道：「怪哉！怪哉！」李萬道：「老爺不必驚疑，這是上天鑒察老爺忠良被滴，故化這艍公渡船來試老爺耳。」正是：

湛湛青天莫怨尤，忠心為國更何求？

舉頭就有神明在，只要愚人自醒頭。

退之歎息一會，只得上了馬，趨行幾里，不覺來到山林幽僻處，前無村落，後無宿店，四下裡曠曠蕩蕩，沒有一些人煙。正在膽怯心寒，忽然烏雲陡作，捲起一陣大風，吹得他一行人滿身寒竊竊，遍體冷清清，口嘩頭搖，唇青面白，各各捉腳不往。退之道：「自離長安以來，一路好不焦勞辛苦，受怕擔驚，誰知今計到這廣莫之野，又遇這一陣大風，豈不淒錢。」張千道：「頭光艍公說月到未必有，只怕風雪來。如今風已來了，又沒有安身之處，如何是好？」退之道：「且帶住了馬，待我作一篇《風賦》，以消愁悶。」賦曰：

冷冷颼颼，無形無影；嗚嗚吼吼，有力有聲。簸土揚塵，摧林折木；收雲卷霧，透戶穿窗。一輪紅日蕩無光，萬點明星皆暗淡。須臾間，乾坤罩合，頃刻時，宇宙遮漫。震撼門牛宮，八大金剛身側立；刮倒應真殿，五百羅漢眼難開。煽得飛禽懼怕，收毛斂翅，蹲身縮頸樹叢藏；吹得走獸倉皇，撻尾搖頭，戰膽涼心山下躲。飄飄蕩蕩，三江精怪撞船翻；喇喇呼呼，五嶽兇神衝樹倒。刮倒東洋海水水晶宮，西華山瑪瑙殿搖。響吟吟，趙州石橋兩斷；怒轟轟，雷音寶閣齊塌。只見補陀山白鸚鵡、紅蓮台擺搖不穩；菩薩院青毛獅、白賴象滾動難拴。走石飛沙，神號鬼哭；天昏地暗，月黑星沉。千年古塔黑悠悠，震動如雷；萬里江山昏鄧鄧，迷離無主。正不知二郎因恁生嗔怒，使盡翻江攪海威？

退之作賦才罷，張千道：「老爺，風倒息了，又有雪絲下來，教人怎生走路？」退之道：「風既住了，料來需也不大，我們快趨上前尋個人家安歇，又作計較。」張千道：「影也不見一個，那得有人家安歇？」李萬道：「好苦！好苦！前日大叔回家時也曾說來，今日不見他來救我們一救。」張千道：「大叔再三勸老爺棄了官職，老爺不肯信他，他如何肯來這裡救我們？」

說話之際，不覺又走了幾里路程，不料那雪越發大了。李萬道：「雪大得緊，我們且在前面竹林中躲一會兒再走。」退之道：「這個去處，如何說得太平的話？就是躲也不為了當，不如快走，尋得一個店家，耽待幾日，等晴了走的才是。」張千道：「人便硬著肚腸，鬧鬧得去，馬又沒料得吃，這般寒冷，如何肯走？」一頭說，一頭走，當不得那雪攔頭攔腦撲將下來，滿脖子項裡都是雪。退之正在愁悶無聊，只見李萬道：「前面林子中間有一股煙氣衝起，恰像有一村人家一般，我們快趨前去討一夜安歇，明日又好走路。」退之依言，狠把馬進欠一鞭，那馬答嗤亂走。

不知果然有人家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這正是：

堪歎凡夫不肯修，不知消息不知休。
若將三百年來算，白了先主幾轉頭。